



栗谷全書 三十

語録

三十七

~16
2426
30



和
2426
37-30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目錄

語錄上○以金振綱村汝龍錄爲此編○宋九
嘗謂村錄雖是親聞於先生者而記錄之際
多失本旨或不分明爲害不細又有括出
數段訂其訛謬者故略行刪正覽者詳之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

語錄上

問男女構精之際游氣合於其間然後人得而生焉
 舜之生也瞽叟之氣雖濁而稟游氣之至清故為
 聖人耶曰然大抵父母之氣分數少天地之氣分
 數多故瞽叟之濁氣不能當天地之清氣此舜之
 所以為聖人也譬如一勺辛水投於一瓮蜜水則
 辛味渾化為甘味也

以下門人金振綱子張所錄
 ○初名理氣心性情問答蓋

問浩然之氣心上氣也真元之氣身上氣也雖稟心
 氣之剛者身上之氣或有不剛何也曰天地間許

經先生手闕牛
溪先生題其尾



多游氣或有清而軟者或有清而堅者得氣之清而軟者雖有浩氣而身上之氣則或不得剛也如顏回稟清氣之軟者故短命死矣

問人之生也稟木氣多者柔稟金氣多者剛真元之剛柔亦由於是耶曰所謂稟金氣多者心氣剛此則過乎中者也稟木氣多者心氣柔此則不及乎中者也真元之氣專指身上氣也非論心之剛柔也

問人之稟氣有萬不同或一邊清或一邊濁則如此者爲何如人耶曰人或孝於親而不和於兄弟者孝於親原於一邊之清也不和於兄弟原於一

邊之濁也

問禽獸之生莫不稟五行之氣然而其爲氣也蔽之深塞之厚故在己之運動知覺或有明處而不能推於物耶曰然

問人之男女形交氣感之際必是爲人底游氣感而後成人若是爲物底游氣則不能感耶曰其理則然也但昔者有人或生虎或生蛇其爲乖理不可知也

問凡人之氣雖濁而通故可開也禽獸之氣填而塞故不可開願聞通塞之辨曰凡人之氣如濁水可以澄治之也禽獸之氣如泥土中水不可以澄治

之也

問陰陽循環不已之中游氣出焉陰陽之氣本清而
及其游氣之生焉然後始分清濁乎曰陰陽游氣
非是兩氣以生生言之則謂之游氣以循環言之
則謂之陰陽也

問五行中木金生數發用而水火則成數發用耶曰
木金陰陽定位而不變水火則互為陰陽也曰如
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此亦謂陰陽互為其根
耶曰然

問木氣陽也不曰剛而曰柔金氣陰也不曰柔而曰
剛何也曰陰體剛而用柔陽體柔而用剛故也

陰下恐
脫氣字

問天地間游氣合而成質之際或以木氣或以金氣
而人則每以水氣合而生生耶曰天與人皆以水
氣合而成質也曰然則水之生數感而生男成數
感而生女耶曰不然大抵水氣有陰有陽陽氣先
感則生男陰氣先感則生女也

問氣清而質駁者能知而不能行如何而或氣清或
質駁耶曰稟陽氣之清故氣清稟陰之濁故質駁
也

問水木體柔而用剛火金體剛而用柔耶曰然但水
火則互為剛柔也曰稟水氣多者聰明耶曰稟火
氣多者聰明而稟水氣多者深沈而有智慧也

問金內陰外陽不如水之內明耶曰金得陰氣之清而為質故金水同謂之內明然終不如水之內陽而明也

問人之生也稟游氣之平平者則父母之氣為之主耶曰游氣之至清至濁者父母之氣不能與而中人以下之人受氣不清不濁故父母之氣終得為主也

問陰陽動靜無物不有則其於心之動靜亦可分屬乎曰未發之性陰也已發之情陽也

問心之本體雖不免為氣拘欲蔽然其拘蔽未必盡然也其感物而動也從蔽處而發則情之不善者也從不蔽處而發則情之善者耶曰然大抵人心蔽處分數多不蔽處分數小則善情之出常少而惡者常多也

問本然之性譬則水也氣質之性譬則器也至於物欲則器中之查滓耶曰物欲乃動盪器中之水也動盪才止則其水漸清如初也

問物之感於心也先感於氣而理隨之乘耶曰理氣何以分先後曰譬之於水器則器先動而水隨而動也曰器動水動皆一時之事不可分先後也

問太極圖註曰動靜者所乘之機愚意以為氣發而理乘之云者於氣之動底固當下乘字而於其靜

底恐不可謂之乘也曰理氣元不相離故如是云云譬之於人馬則騎馬而行者謂之乘騎馬而不行者亦謂之乘也

問本然之理純善無惡而及其乘氣然後有善有惡譬之於水則本清之水投之於污穢之地則水亦爲之污穢盛之於清淨之器則水終不失本清之性耶曰理一分殊是也故朱子曰觀萬物之異體則理絕不同也

問先儒每言復其性而不言復其氣何也曰本然之性雖物蔽氣拘而推其本則純善無惡故曰復其性也至於氣則或濁或駁已判於有生之初故不

曰復其氣而曰矯氣質也

問元亨利貞天之性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天人之性一也而其發也人有人心道心之分天則無人心何也曰天無血肉之氣故只有道心而已人則有血肉之形故有人心之發也

問四端專言理愚意四端之情亦非氣則不發何以舍氣而專指理耶曰四端之情乘清氣而發不掩於形氣之私直遂本然之性故主於理而言也問本然之性使之蔽者氣也使之復者亦氣也耶曰理無爲氣有爲君言亦然也

問浩然之氣初閒則道義成之也既成之後氣還配

道義而為之助耶曰浩然之氣非道義成之由道義而生也

問善情才發惡念傍生此惡念因善情而生何也曰意緣是情而商量者商量循理則善情直遂惡念無自而生商量失宜則惡念傍生矣

問子弟今日見父兄則孝悌之心十分切至明日見之則孝悌之心却微何也曰怠心蔽焉故孝悌之心前後不一也曰愚意以為心之本體不得其全或有蔽處或有不蔽處故從蔽處而發則所感淺故孝悌之心微從不蔽處而發則所感深故孝悌之心切至也曰亦是

問七情中喜與樂雖曰各一其情或有由喜而至於樂者如何分別耶曰以常情論之人或贈物則喜情雖出而不至於樂也聞鐘鼓之聲則樂情直出也

問戒慎恐懼四字雖曰涵養而似有著力底意思也曰只當作靜時敬看而勿令有壓重底意思可也問初學於涵養上雖不下手而於省察上可以用功耶曰譬之主從必以涵養為主以省察為從者然後學者之功始進如或以涵養為輕則謬矣

問天理人欲之情不可一時竝出而曰交戰何也曰惡念初發以意商量而去惡從善之際不能實用

其力故善與惡交戰也

問心之未發時已發之理具焉此亦謂之無極而太極乎曰以未發為太極之體以已發為太極之用可也

問敬該涵養省察而義則專指省察耶曰然

問所以然者理之體也所當然者理之用也至於氣之體用亦可得聞耶曰氣之體用陰與陽是也曰陰靜為體而陽動為用耶曰是

問四端之中惻隱羞惡兩情最多發用耶曰然

問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曰忠於君孝於親之類道心也飢欲食寒欲衣之類人心

也大抵人心不可滋長而節約為貴道心宜保養而推廣為美也

問曾子知分殊而不知理一何也曰曾子但知在父為慈在子為孝為兄而有友為弟而有恭而已不知慈也孝也友也恭也同出於一理而及其真積力久聞夫子一貫之訓然後渙然冰釋矣

問人之死也形氣已盡而子孫祭之則享之何也曰子孫之氣父母之遺體也故以至誠祭之則祖考之靈感而享之也曰然則祖考之靈在於冥冥之中耶曰以至誠祭之則霎時聚享也何以常在於冥冥中哉譬之花則三冬之月人作土室四面無

風穴做出氤氳之氣則花自然而發以至誠聚祖考之靈何以異於以土室開冬月之花哉先生因問曰讀輯要而有體認處乎對曰至於論心性情處似有驗得底意思也

問一性渾然云者指性之本體完具無欠而言耶曰未發之時喜怒哀樂無迹可見而五性渾然一體也

問行篤敬者動時敬也事君而篤於敬事親而篤於敬之謂耶曰然

問輯要曰慎獨誠意之屬戒懼正心之屬愚意以為正心兼涵養省察以戒懼謂之正心如何曰然是

以戒懼不專指正心而曰正心之屬也

問五性各有閒架如或物欲蔽於義之閒架則羞惡之情似不能發而時時發見何也曰浮雲蔽月而光輝或闢發於雲閒義之閒架雖有物欲之蔽而羞惡之情時或發見亦猶是也

問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學者之用功難於拘處易於蔽處耶曰克去物欲之蔽則氣稟之拘一時消釋矣用功豈有二致乎

問誠無為之誠指其性之本體而不誠無物之誠有著力底意思耶曰誠者實理也無實理則無是物所謂誠豈有異哉曰不誠無物之誠朱子釋之曰

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云則似與無為之誠不同矣曰此以在人者言之故有勉強底意思也大槩論之則無為之誠無物之誠一而無二也

問人之心於色欲上所發能正則於此一事可謂無心過耶曰心之所發皆無不善然後謂之無心過矣

問幾善惡註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聞字之意未詳曰時人於此有或誤見以為情之初發無不善而流而為惡也此惑之甚者也此間者乃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動於其間之謂

者恐是誤字字之

也

問朱子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仁是生理故曰不可勝用耶曰仁不特生理乃天下之正理也克去私欲而心之所發皆天理則正理不可勝用也

問私欲之念雖有防之而或復生或不復生何耶曰譬之除草絕其根柢則無復生矣以土覆之而已則其根復生矣是以周子答程子田獵之言曰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

問五行之火即五性之禮也火之光明禮之粲然相似而但火炎上發動底物禮退讓節節底道理其

為氣象不同何耶曰禮之用大矣哉如用之於宗廟朝廷其為嚴肅整齊又當何如耶惟其退讓而嚴肅故有粲然明盛之象

問鐘城令理氣之論曰鐘城云凡物未成之時謂之理既成之後謂之氣此理上無氣氣上無理先儒所謂理氣元不相離之論為架虛之空言矣豈不大錯乎

許晟甫問人心有善有惡道心純善無惡人心之善亦道心也振綱答曰人心之善亦可謂之道心也雖然忠於君孝於親道心之屬而原於性命之正飢欲食寒欲衣人心之屬而生於形氣之私人心

道心各有所主而言也若以人心之善專謂之道心則聖人只有道心而已朱子何以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哉先生曰是

朴舜卿問耳目口鼻之欲發之於何性耶金敬一曰發之於智振綱答曰知聲色臭味之欲者智之理也生聲色臭味之欲者仁之理也舜卿曰生之於仁是汎說也曰七情中欲字屬之於仁以此觀之耳目口鼻之欲亦必在於仁之間架矣先生曰此說似近之

朴舜卿問天地有定性而無變何謂耶振綱不能答追思以質於先生曰夫人者氣稟或清或濁必加

修爲之功然後復其本善之性矣至於天地之氣則至清至通不加修爲而理本純一故曰天地有定性而無變也曰是

金敬一問一故神兩故化何耶答曰陰陽之氣非一則不能循環而有所間斷非兩則不能獨運而無生成之功矣兩故陽變陰合而萬物化生一故體物不遺而妙用無方也大抵神字之意無迹可見化字之意有迹可見也先生曰然

問元包四德仁包五常而木則不包五行愚意以爲元亨利貞在天之理仁義禮智在人之理夫理者渾然一體而已故元包四德仁包五常而至於五

行生質各一其氣故木不能包五行耶曰然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之神伸也來也妙用之神專指神妙之意耶曰然

問仁與性之有異曰性者五常之總稱仁者一性之偏言也曰專言則仁者天下之正理是乃本然之性耶曰全體之仁卽是性非有異也

問心之所存者性故爲虛靈也若無性則心爲空器而生理絕矣曰心之虛靈不特有性而然也至通至正之氣凝而爲心故虛靈也

問天亦有未發者乎曰以四時言之則秋冬爲未發春夏爲已發也曰陰陽之氣盈則必虧虧則必盈

盈虧之際非二氣各立而相代也皆以一氣而或盈或虧至於理則乘循環之氣而已無一盈一虧之變耶曰氣雖消長而理則無消長也

問木之生氣盡則枯矣先生答牛溪書所謂枯木有枯木之氣者何也曰枯木雖無生氣而所枯之氣則有之也曰人之生也生氣游散則死矣既死之後有何氣焉曰尸身投之於火則有臭若曰無氣則豈有臭哉曰火之炎氣消盡則灰矣既灰之後有何氣焉灰未投之眼則刺痛若曰無氣則何以刺痛因指冊牀曰此牀無氣則亦消解矣以上已卯

灰上惑
脫目字

或問顏子好學論曰正其心養其性心與性一也而

何以分言之耶振綱答曰性者心之理心者性之器也情動于中而不免撓奪則在中之性不能保養而終至於枯亡故曰正其心養其性也曰情發於性而反害其性何耶曰情之不善者雖亦本於性而既為形氣所掩故反害其性矣曰性發之情何以掩於形氣也曰本然之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拘之物欲蔽之性不能全其體故情之發也或掩於形氣而為惡也先生曰此說是

齋中諸友相與講論曰天地之氣至通至清而至於游氣則或濁或清或駁或粹何耶答曰天地之氣雖曰本清而循環不已之中萬變生焉故亦或清

或濁也曰本體之氣既清則其中所出之氣清濁不齊未知其故也曰譬如本清之水動盪不已則些少查滓自然以生矣曰人之生也稟游氣之清者其理亦清稟游氣之濁者其理亦濁耶曰推其本體之理則清氣濁氣之理無非善者而以乘氣之理論之則清氣之理則清濁氣之理則濁也譬如本清之水盛之於清器則水亦清盛之於濁器則水亦濁也雖然濁水之中清者猶存故人苟澄治之則復其本清之性矣先生曰此段議論是問稟游氣之至濁者爲禽爲獸而禽則稟濁氣中輕清之陽氣獸則稟濁氣中厚重之陰氣耶曰然鳳

凰稟飛禽中秀氣而生魚則稟陰氣中至陰者而生也

許克謹問涵養可以兼動靜看乎曰涵養省察對舉則涵養專指靜處而言單舉涵養則兼動靜也

問聖人之道入乎耳何謂也曰學者耳聞聖人之道然後乃可存乎心故也

問合內外平物我所謂合內外者何意耶曰合內外者亦猶平物我底意思也曰註云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言也似爲未穩曰如此釋之亦無妨問理氣之說未能的知及聞空瓶之善喻然後似可想像矣夫天地間一大空中在瓶則爲瓶中之空

在瓮則為瓮中之空隨其器之大小各為空矣然而器中之空雖多而不損其大空也器中之空雖破而亦不補其大空也譬如本體之理在於人則為人底道理在於物則為物底道理矣人物之性雖殊而初不害其本體之理也人物之性雖亡而亦不添補其本體之理也大抵瓶與瓮破則空無依著之器故器雖無而其所以為空者常自若也人與物亡則理無稟受之形故形雖無而其所以為理者亦嘗自若也推此論之則氣雖消長而其本體之理亘古亘今固嘗自若而少無欠缺之時也曰此議論是

嘗當作
常下固
嘗同

問性之欲動也猶水之欲流也故器中之水雖被汗穢而傾瀉則莫不出焉本然之性雖被昏蔽而感觸則無不動焉然水失本清之性故雖出而其流也濁性汨本善之體故雖發而其情也惡曰來說
是

問漆離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何也曰言見聖道之大綱也大抵道之浩浩乍來難盡曉學者見道之大意則不自為知見道之一偏者則自以為知譬如人見中原者不以小國之見為大只見小國者則必自以為大也

問志小氣輕雖曰二病而相為根柢也曰或有志小

而氣不輕者或有氣輕而志不小者也曰志小者易以自足以小成爲大成以小知爲大知則氣隨而輕豈不相爲根柢耶曰亦然

問義理上所見通透然後於死生壽夭之際心不妄動耶曰然但昔者劉元城闢轉運之來欲殺己而少無動心鼻息如雷此人雖非深見道體者而其量弘大其心堅定故臨死不妄動也

或問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何謂也振綱答曰人之初生受天地之理而爲性則何必以知禮而成性乎但氣拘物蔽梏亡其性則必也以知而明之以禮而守之然後性斯成矣有是性然後卽父子而

爲父子底道義出卽君臣而爲君臣底道義出也大抵天地成位而陰陽變易之道行乎兩間知禮成性而許多道義從此而出也先生曰來說是

問伊川先生曰讀書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八字未曉文義也曰此八字反覆思之莫知其義姑闕之可也退溪亦曰未詳

或問仁恕振綱答曰仁是自然底恕是勉強底曰可分先後乎曰譬之於水則仁者水之源也恕者水之流也先生曰恕非勉強也是惟仁之推也

問顏子好學論註云人則得其精且秀者其氣精而不秀則不得爲人耶曰玉之稟氣豈不精哉但爲

不秀故爲頑物而已人則五行之中得其精且秀者故其心虛靈可以爲聖爲賢也

問古人云貴賤壽夭莫非命也愚意以爲人之生也稟氣之強者壽稟氣之弱者夭此則所謂命也至於貴者賤者之稟氣未知其何如也曰爲貴爲賤不在於氣之清濁強弱而亦有所以貴所以賤之氣也昔者漢高隱於芒碭有人望其氣而知當爲天子也曰然則孔子之稟氣至通至清無以加矣而窮而在下則至通至清之外又有可貴之氣乎曰或有稟氣之清而貴者或有稟氣之濁而爲貴者則孔子雖稟天地至清之氣而富貴之氣猶未

爲字
恐行

之稟也曰堯舜則兼稟富貴之氣乎曰然

問天地之生本稟元氣中之一氣天地之氣則有限有時而可窮也元氣則無限無時而不可窮耶曰然天地雖大不過爲元氣中之一物則天地中之物亦不過大物中之一小物也學者知得此理則天下之物何足以累吾心哉曰元氣分數雖無加減而常生生底乃新氣也譬如潭水雖無盈縮而往者過來者續日常新而非舊也人但見其無盈縮而謂之一定不易則是理也非氣也大抵元氣生生不息故此天地雖終而後天地亦從而出也曰此言是曰後天地度數與此天地昭合而無異

耶曰氣之不齊物之情也此天地度數固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至於後天地之度數則安知其與此一一昭合而不差也

齋中諸友相與講論曰人之生也雖稟游氣之濁而其心則虛靈何耶振綱答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生則其濁氣之中清氣猶存焉故凝而為心也曰氣稟之所拘物欲之所蔽抑有淺深之可言耶曰拘處分數少蔽處分數必多矣曰何以知之曰姑以己事言之年少時無思無慮別無大段之欲及其長也或畱心於貨利或注意於聲色則物欲之蔽處不既多乎曰氣拘物蔽性失本體則善情似

不能發而時時發見何也曰心之本體不可全蔽故情之動也從蔽處而發則惡情也從不蔽處而發則善情也曰先儒皆以心譬鏡鏡面或有明處或有暗處物照於明處則妍媸生焉照於暗處則妍媸不生而心則不然雖是蔽處而感於物則無不動焉何也曰心之譬鏡只取明處而已大抵性之欲動也故雖為蔽拘而感於物則無不發焉曰性之本體亭亭當當只有一箇正理而已所謂有欲者何也曰性是生理安得不生若無生理則同於木石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情見非義而無羞惡之情矣先生曰是

問左右逢其原者成德君子左之右之莫不逢其道之原耶曰原者如大學所謂至善也尋常日用之間道無所不在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無往而不見則此謂左右逢其原也

問伊川先生曰以心使心則可愚意以爲敬而存心常爲一身之主宰而事物之來以是心應之則心不自由而無妄動也此乃以心使心耶曰以本體之心檢其已發之情則是以心使心也

問邢和叔曰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謂精力者何也曰精力者精神氣力之謂也人若困於酒傷於色則精力勞耗而所臨事必倦矣他事

之可以費傷精力者皆倣此

問橫渠先生曰恭而無禮則勞恭者私爲恭之恭禮者非體之禮所謂非體者何也曰此專指自然之理而非指容貌威儀之禮也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愚意以爲至通至清之氣凝而爲心則心之本體可謂如其湛一也然而有是心則必有食色之性故有攻取之欲也曰此指心氣而言非指天地之氣也

或問天地之氣與元氣有二耶振綱答曰推其本則一氣而已但以所生之氣論之則天地者元氣中所出之氣也元氣者天地氣之所根柢也是以天

地之稟氣消盡則天地雖終而元氣則固常自若也曰天地終窮則元氣何所寓而自若也曰大地中之人物雖死而天地則自若也以此推之則元氣中之天地雖終而元氣則亦未嘗息也若曰天地終窮之際元氣亦從而游散則後天地之氣根於何氣而出也曰然則天地有時可窮而元氣則未嘗消息而一定不易耶曰一定不易理也非氣也夫元氣之分數雖無盈縮而實乃常生生底新氣故天地之爲天地相繼而無窮曰此段議論近是

問德不勝氣註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愚意以爲理在氣質之中而爲性則義理與氣質固相須而不可離也若曰義理與物欲相爲消長則立言恐無病痛曰此氣字專指氣質而言也

問東銘註主智而禮在其中愚意以爲戲言出於思而歸咎爲己戲過動非誠也而自誣爲己誠便是不智也學者因是省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此謂主智而禮在其中耶曰如此看無妨

問大學小註曰具衆理是性愚意以爲衆理具於心之謂也何以謂之性也曰具衆理指言心而乃指性未穩矣

問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此是

明德也而又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則是心性明德三分而立說似爲未穩曰如是云者合心性而總言之也

問向父母則那孝出來向君則那忠出來便是性此乃情也而何以謂之性也曰立文似誤

問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言所謂見者何意也曰謂至善於事事物物上皆見在也

或問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何謂也余答曰明德而到十分盡處新民而到十分盡處則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曰章句釋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此專指在物之理而不指在我之理也

曰自天命而觀之則我與物都在事理中也先生曰是

問情之發也雖非中節而若爲善而發則亦可謂之善情乎曰不然善惡只在中與過不及而已才出於中則皆謂之不善之情也曰善情有淺深淺底雖未及於中而乃善邊底情也并謂之不善之情似乎未安曰情之發也當淺而淺當深而深此乃中節之情也於所厚者合出十分之情而若出五六分則此謂不及之情也於所薄者合出五六分之情而若出十分則此亦過中之情也是皆不善之情也如見孺子之將入井狂奔手援則便是中

節之情而只為立視而但曰可憐云則雖愈於恬
然者而亦可謂之不善之情也以上庚辰

問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曰方祭之時敬主于中故雖
震而不驚動也昔者夏侯玄倚柱讀書雷霆擊柱
神色不變苟無定力則不能如是也

問動容貌整思慮註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動字
似無外肅之意而何以如是釋之也曰動容貌三字
論語本文既兼斯遠暴慢而言則亦有外肅之
意文義不錯也

問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所謂人心者指言思慮耶曰
然

問子弟皆不可止使曰謂子弟之意不可止子弟之
身不可使底意思也

問和者和之為曰上和字樂之和也下和字氣之和
也樂之和由於氣和之所為也

問生則一時生曰理與氣一時生也曰以文勢觀之
則人與物一時生也曰人物豈有一時生乎學者
所見或有如是者皆非也

問天地初判水氣充滿宇宙日漸凝而為木堅而為
金則金木之成皆由於水而所謂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者何也曰金木成形雖由於水而其氣之根
概生於天地也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陽先而陰後也但太極未動時是陰則陰先而陽後也曰陰陽循環無端豈可分先後乎

問太極動而生陽乃天一生水之時則靜而生陰乃地二生火之時耶曰不可如此局定

問陽而生陽陰而生陰理固然矣而天一生水陰地二生火陽何也曰陰陽之互生其理本亦如此故陽生陰陰生陽也

問人生於寅此時人與物俱生耶當初氣化之時只生兩箇男女而漸至於生生不窮耶曰人物俱生矣男女亦豈止兩箇乎

問或曰前天地消盡之後此天地未生之前只有無極之理而已愚意以爲此時豈獨有理而全無氣乎先天地才盡後天地已根於元氣之中至子之半其氣滋息發動而及子之末充滿盛大爲天之形體也若以天地未立之前爲全無氣則所謂太極之理寓於何氣乎先生曰天地消盡之後則全陰之氣也若曰無氣則不成義理矣

問昔者先生謂振綱曰舜之生也瞽叟之濁氣分數小天地之清氣分數多故爲聖人也夫瞽叟之濁氣不能當天地之清氣譬如一勺辛水入一瓮蜜水而渾化也有一後生聞此論曰父母天地一氣

而已分之於辛水蜜水極爲未穩以瞽叟之不肖生舜之大聖何以異於薄田禾黍或爲之豐也曰推其本則父母之氣天地之氣一而已以其賦於物而論之則天地父母各一其氣也無父母之氣則天地之氣無所寓而形化之理絕矣彼薄田之有豐或資雨露之氣或賴人力之糞壤而然也只有薄田而不資他氣則固無或豐之理矣是以論天地之氣而不論父母則不備矣

問幾者動之微而先儒曰幾在動靜之間者何也愚意以爲幾者纔動於內而未形於外專謂之動則無形顯之迹專謂之靜則屬已動之後故曰幾在

動靜之間也曰謂之間者言其動至微如未動然也

問輯要尊德性道問學章下通論曰居敬窮理力行三者於此章略發其端愚意以爲尊德性兼居敬力行而道問學只是窮理也曰然力行兼於尊德性中矣窮理則專屬於道問學

或問天理無形象人性無形影如何見得振綱答曰欲見天理則先見天命流行處欲觀性善則先觀四端發見處曰命卽理也於命亦不可見也曰命者理之用也惟用之流行處可見其氣中之理也曰性亦如是乎曰情者性之所發也惟四端發見

處知其性之本善如見水之流清知源頭之必清也曰於其不善之情亦可知性乎曰不善之情雖發於性而已失本然之善故於此不得見其性之善也先生曰是

或問元者四德之長非元則四德不能成序耶振綱答曰然但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也曰然則元非長而貞反居首耶曰以四時之序言之則元爲首而以成始成終言之則元始於貞而終於貞循環不窮矣先生曰是友生曰水氣凝而爲金木則所謂天三生木地四生金者愚未詳知也振綱答曰金木之氣生於天地

而其爲成形則皆由於水氣且如五穀之成雖資於雨露之氣而五穀各一其氣故粟自粟稷自稷矣曰大槩近之矣不瑩

或問言仁義而不言禮智何也振綱答曰仁包禮義包智曰言春秋而不言夏冬何也曰此亦然也以寒暑言之則夏之暑始於春溫冬之寒始於秋涼以生成言之則物生於春而夏以之長物成於秋而冬以之實則春包夏秋包冬蓋可想矣曰然則春秋萬物生成之始夏冬萬物生成之終耶曰先儒曰仁與義是柔軟底禮與智是堅實底其意蓋亦如此先生曰是也

或問魂魄之動靜振綱答曰魂陽而主動魄陰而主靜目而視耳而聽能思慮者魂之所爲也視而能明聽而能聰能記憶者魄之所爲也大抵魂者陽之神知覺之明發於外魄者陰之神知覺之靈涵於中譬之於水火則魄如水之內明魂如火之外明也先生曰大槩是也但視聽是魄也思慮是魂也以目視耳聽爲魂恐非

或問陽氣輕清升而不降陰氣重濁降而不升耶振綱答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也大抵陰氣升而遇陽氣騰而爲雲陽氣升而遇陰氣壓而爲雨則陰陽之互爲升降於此可想矣曰陽變陰合

而萬物生焉何也曰人物之生也陽爲氣而陰爲質故陰陽相須而萬物生焉曰何以知其然也曰氣者無形可想故陽明爲人物之血氣質者有形可想故陰濁爲人物之形體也大抵陽氣之輕清以陰氣之重濁爲基然後可以成有形之物也譬之於水必合於查滓之穀末然後做是餅也先生曰血陰氣陽而以血氣爲陽非也此說近之亦未瑩

或問人物之生皆由於水氣而所謂稟木氣多者稟金氣多者剛何也振綱答曰金木之氣由水氣而成兩非水氣自爲金木之氣也曰然則金木之

剛柔無賴於水氣耶曰剛柔雖曰金木之本氣而隨其氣而使之剛使之柔者水氣之所爲也先生曰非水氣使之爲剛柔也金氣自剛木氣自柔或問常人受氣甚濁而其心虛靈何也振綱答曰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故其氣雖甚濁而其中或有清底分數故凝而爲心之虛靈也先生曰是也但虛靈底亦有優劣

或問天人一理也然天無血氣而人則有之何也振綱答曰天地氤氲之中萬物化生而各成其形也大抵血肉之物各一其氣故牛生牛馬生馬而已天地若但爲血肉之一物則萬物不得做出而造

化之功用息矣曰然則天無知覺之心耶曰有血氣之身然後有知覺之心也先生曰天地是一大器包得許多萬物以其無血氣知覺故能覆載公平不然則是亦一物安得包得許多

或問才出於氣才與氣一而無異耶振綱答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故才爲氣之用氣爲才之體也曰然則才氣不可分也曰分之則可分矣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曰人之稟氣雖濁而或有政事之才或有文藝之才者何也曰濁氣之中或有清底分數故人各有一能也此是一偏之才而非所謂不器之才也曰以五行言之則稟何氣而有

此文藝政事之才也曰稟火氣多者聰明而有文藝之才稟金氣多者斷制而有政事之才也先生曰此是大綱說恐難執定

或問理雖無形無爲而或有有形而可覩處乎振綱答曰理無氣外之理故因有形之物而可見其理之費處也曰氣雖有形有爲而或有無形而不覩處乎曰以復卦言之則一陽未生之前積分之氣雖在於地中而便是難看處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天地雖終而元氣則未嘗息何也振綱答曰天地終窮之時元氣亦從而消盡則後天地之氣根於何氣而出也譬如木葉雖爲枯落而根本之氣

猶存故能生來春之葉矣曰然則天地之氣與元氣不相合耶曰天地之氣寓於元氣中矣木之枝葉有離其根本而獨生者乎先生曰是也

或問人之爲仁也或得其一偏或得其全體仁之位差等如是者何耶振綱答曰仁者心之全德也固無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造有淺深故仁有偏全之不同也且爲仁如登泰山或止於上面或止於下面夫立於下面者謂泰山之卑則是不知仁者也曰程子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則不得不一也曰分而言之則五常之一事合而言之則五常之統體也如欲離其一事之仁而別求包

四者之仁則不成義理矣曰伯夷求仁而得仁顏回三月不違仁何也曰全體之仁得之也難一偏之仁得之也易故顏子求全體之仁而未至於熟伯夷求一偏之仁而得之於己先生曰是也

或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陽前是陰陽雖始動而陰專用事故水陰於是乎生焉陰前是陽陰雖始生而陽專用事故火陽於是乎生焉振綱答曰若如此則水之生專在陰而無與於陽火之生專在陽而無與於陰也此乃以陰而生陰以陽而生陽也愚意以爲一陰根於盛陽之中而生火一陽動於盛陰之中而生水故陰生陽陽生陰也大抵水

則陽以陰爲質也火則陰以陽爲質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本體之氣振綱答曰自人物而觀天地則天地之氣爲本體也自天地而觀元氣則元氣爲本體也曰本體之氣則然矣願聞本體之理曰理氣元不相離言其本體之氣則本體之理亦在其中矣曰人物各有元氣乎曰天地以所稟之氣爲元氣而陰陽屈伸根極於其中人以所稟之氣爲元氣而呼吸往來生於其中也雖然天地之稟氣消盡則天地之壽窮且滅矣而至於統體之元氣則分數不增不減亘古亘今而未嘗消息也先生曰

大槩近之但氣有本末理無本末只有寓氣故有不同者耳

或問朱子所謂水之性情寒火之性情熱者何以其然也振綱答曰水者陽在內而以陰爲質故性情寒火者陰在內而以陽爲質故性情熱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朱子以功用謂之氣以妙用謂之理夫妙用者雖無可見之迹而當屬於發用底非所謂無形無爲之理也振綱答曰此則指乘氣流行之理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言四德曰元亨利貞言五常曰仁義禮智何也

振綱答曰四德以其流行之序而言五常以其對待之體而言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復卦下面一爻未生之前純是坤卦其間似有端始也振綱答曰復之一陽未生之前其氣則密移而無間斷也蓋卦爻不能無漸而生積三十分而成陽之一爻消三十分而成陰之一爻故卦爻未滿三十分之前爻雖未成而積分之氣無間容息也先生曰是也且所謂無端始者以陰陽二氣循環而無端始也非謂陽無初陰無始也

或問人心應物之時心在事物上耶振綱答曰心之體常主乎中而其用達於外也曰接物之時體在

內而用在外則心為二心也曰虛靈本體之心主宰乎內而事物之來隨感照應而已譬如鏡之照物也物來而照之也非鏡逐物而照管也曰然則虛靈之體在於內故照應之用發於外也曰然先生曰是也

或問程子所謂實理中自有緩急理亦有緩急耶振綱答曰所謂緩急者實理中自有工夫之緩急也先生曰可緩可急此亦理當如此

或問程子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愚意則先以義理栽培然後仁之全體有諸己也振綱答曰仁者心之全體也先知在我之仁然

後栽培之功可據而施之也先生曰是也

或問董子所謂正其義明其道有輕重之可言耶振綱答曰道包義字而義不得包道字則恐有分也先生曰是

或問內積忠信與言忠信無異耶振綱答曰內積忠信謂無一念之虛偽言忠信謂無一辭之欺誣也先生曰是

或問觀物察己註葉氏云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何也振綱答曰以在我之知明在物之理故吾心為萬物之統體也先生曰萬物之理即一心之理故謂之會於吾心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此隙罅者何謂也振綱答曰物欲鑠於外而心便逸出則此所謂外面有些罅隙也先生曰罅隙是外物牽欲處

或問通書誠立明通振綱答曰誠立謂心之實體安固明通謂心之實用流行也大抵物欲淨盡則心之本體自然完固明睿所照能通天下之理先生曰是也

問居敬窮理兩事皆有所礙專務窮理則強索力求而此心放下不得專務存養則浮念倏起而心境不淨矣曰用功不知其要則誠有此患

問發微不可見此微字非指心之初動之微乃指聖人之心所發者微妙而不可見耶曰此卽道心惟微之微義理之發微妙而難見極言之則是聖人之妙用也

問萬物之發生每於春夏而吾人則無有定時何也曰凡物之生無情者有定時而有情者多無定時不特吾人爲然也

問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此所謂達德專指知上說耶曰皆兼知行而言也

問知崇天也學者格物致知知識既高則其知之崇便如天之高明云耶曰是也

問謝顯道曰伯淳談詩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此意未詳曰點撥猶撮其要之謂也以一兩字著意處撮之而吟諷也

問橫渠先生曰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惡不仁未知其徒是底意思耶曰惡不仁非徒是也好仁而不惡不仁是乃徒善徒是也

問明道先生曰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所謂不自在者何意耶曰不自在者謂不快活也問看易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此德字何謂也曰德者謂卦德爻德如元亨利貞之類

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靜字指其何時也曰靜者未發時也

問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觀之陰陽之循環固無先後而至於人物之生則恐陽先而陰後也曰大槩近之但陽前又是陰以一物之生言之則陽先陰後矣

問太極圖註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推此以觀則天陽也而陽中又有陰陽地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也蓋陰陽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故天有陰陽之象地有剛柔之質也大抵陽中之陰陽可見於日月寒暑之氣而陰

中之陰陽未能詳知也曰如冬月亦豈無陽乎
問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愚意以
爲稟陽之動者爲仁故仁者見得發動底便以爲
仁稟陰之靜者爲知故知者見得貞靜底便以爲
知耶曰大槩如此

齋中諸友相與講論曰當初氣化之時萬物做出於
二氣之氤氳而及其形化之後萬物各一其氣牛
生牛馬生馬而天地之氣無與焉振綱答曰陰陽
二氣充塞兩間人之動靜云爲皆囿於是氣之中
故構精之際游氣合而生人物也是以先儒曰人
居天地之氣中如魚之在水中也曰然則天地之

氣父母之氣一而無異耶曰推其本則一氣而已
以其局於氣而論之則父母天地各一其氣也大
抵無父母之氣則天地之氣無所寓而形化之理
絕矣曰稟受之初天地之氣父母之氣無分數之
多寡耶曰天地之氣分數多父母之氣分數少也
曰天地之氣極清父母之氣極濁則何氣爲主也
曰少不勝多故天地之氣爲主也曰天地之氣爲
主則以父母之氣不能矯其天地之氣耶曰然曰
小學所謂胎教者何也曰受氣平平者則可以胎
教而矯之也至於極濁者則非胎教之力所可爲
也曰人稟不同或有剛而爲善者或有柔而爲善

者何也曰稟金氣之清者爲剛善稟木氣之清者爲柔善也不剛不柔而處心行事皆爲熹微者何也曰稟氣之不清不濁者然也曰人或清介而其量小者何也曰稟清氣之小者其心雖清而其量則淺淺矣曰陰陽或謂之一氣或謂之二氣者何也曰以循環言之則謂之一氣以對待言之則謂之二氣也曰陰陽五行對舉則有異耶曰陰陽氣也五行質也曰木爲仁金爲義者何也曰木氣主於發達其神爲仁金氣主於剛強其神爲義曰秋冬皆陰也而水陰不生於秋而生於冬春夏皆陽也而火陽不生於春而生於夏何也曰水火不生

於寒暑之始而生於寒暑之極也故極陰之中一陽動而生水極陽之中一陰根而生火也然而推其本則冬之寒始於秋涼夏之暑始於春溫故曰金生水木生火也曰陰中陽動則水生陽中陰生則火出何義也曰一陽動於衆陰之中則陰氣融而生水一陰根於衆陽之中則陽氣激而生火也曰太極初動時水氣生亦此義耶曰太極未動之前全是純陰純陰之中一陽始動陰不獨成而陽必助之而後發出則水非全陰全陽也是以水於不寒不熱之時流行盛大而至於極寒凝而爲冰極熱焦而爲渴也曰陰陽五行之論姑舍是而請

以心性情論之可乎心之知覺氣耶理耶曰能知能覺者氣也所以知所以覺者理也曰知覺屬於智之閒架耶曰知覺卽心也該載仁義禮智之性故四端之情隨所寓而發見此其心之知覺也若以知覺只屬於智之閒架則仁義無所用矣曰人之生也只稟一種游氣而分而爲心氣身氣者何也曰人之形體氣以成之而其中通且清者凝而爲心也曰以凡人之氣論之則濁氣之中清且通者猶爲人心之虛靈而至於聖人之氣則純是清氣何者爲心氣何者爲身氣乎曰聖人亦清氣中精爽之氣凝而爲心也曰心氣身氣相爲表裏耶

曰其氣一而二二而一也心氣包於身氣之中身氣根於心氣之中矣內無心氣之虛靈則身之疾痛痲痺無所知而同於砂石之頑物也曰人物之生陽爲氣而陰爲質者何也曰陽氣輕清陰氣重濁陽必以陰爲基然後可以成有形之物也曰在天之理在人之性一而無異耶曰譬之於水則天理源頭之水也人性在器之水也源頭之水無有不清而盛之於白盃中則同是一般色盛之於青盃中又是一般色也先生曰此段議論大槩亦是但以陰陽爲氣五行爲質則恐非也摠言之則陰陽而分言之則五行也五行也有氣質以上

或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時天地之名與形都無而其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者何也振綱答曰此所謂天地指陰陽象數而言先生曰然

或問天地之初人物之生孰先孰後易云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以此觀之則男女之生後於萬物也太極圖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以此觀之則萬物之生後於男女也振綱答曰易所謂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者人物生然後有男有女故其說如是非謂萬物之生必先於人也太極圖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者此言陽健陰順所以成男女之道也非謂人必生於萬物

之先也大抵人與物對舉則人自人物自物也總舉萬物則人在其中矣易所謂有萬物太極圖所云化生萬物者皆兼人物而言也今以萬物專指草木禽獸以男女專指吾人故於此二說不能無彼先此後之疑也又問天地之初草木先生禽獸次生然後人生焉乎曰信斯言也則當初天地之氣先做出濁氣爲草木禽獸然後始出清氣而爲人也可謂不思之甚也草木則屬五行之木恐或謂之先人至於血肉之類當與吾人而並生也先生曰來說是

或問水之勝火常多而火之勝水常少何也振綱答

曰水火近之則水必常勝遠之則火必常勝如火之勝水固非一端姑舉其一事而言之水在鼎中火炎其下則水焦而自盡矣又於大旱之日陽氣所觸川脈亦渴則此亦火之勝水也先生曰月食亦是火勝水也

問橫渠先生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窮字非窮究之窮而乃通明至到底意思耶曰然

問伊川三辭而後就徵牛溪何以終不就乎曰伊川當時以其有嚮用之意而徵故就之如牛溪則別無其意而徒爾招徠故不就矣况頃入都城未至而以病還則亦非終不就者也

以下門人相汝龍舜卿所錄

問崔學源傳李德弘之言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退溪自以為善下此語蓋各從其所重一邊而言也曰然則四端固可謂理之發七情之正者獨非理之發乎大抵以吾所見則七情外又無別情四端亦在七情中孟子但拈出七情之善者謂之四端四端七情若對舉而言則似是二物恐未安

大功以下可以講學小功以下則往弔他人喪可矣以上喪則未葬之前不可弔他人以其重戚在我故也

先生遭 國恤在衰服中故不挽李文之大歸且不

會葬

問義擇所安曰謂擇義之所安也以上戊寅

問衛輒據國拒父之事朱子以為若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君臣父子間必有所處苟不能然則逃而已未詳此意曰輒若有聖賢之德而國人不聽其去則尊蒯瞶如後世太上皇可矣曰尊之如太上皇於國人無嫌乎曰子無拒父之理而國人必君其子則不得已聽其子之尊其父矣然輒必有聖賢之德然後乃能如是故為輒之道不過逃而已

問王近思問于朱子曰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

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輕此言何謂曰顏子以道義養之則甘旨雖闕顏子不以為憂顏路亦不以為嫌

問李延平曰張良從容過於武侯何處是從容曰不先事作為而必待事至然後應之此乃從容也曰武侯之為漢報仇正張良之為韓報仇似謫曰為韓報仇而終身不言此謫處曰然則何以有儒者氣象曰如韓信輩或請假王或求割地良只以報仇為意而無所求及其封功之日辭三萬戶而請畱是寡欲而然也寡欲乃儒者氣象也問欲如武侯之正大當何以為之曰如韓成者不可輔以滅

秦及成爲羽所殺則羽亦仇也而非漢祖則無與報仇然事漢祖而言其爲韓報仇其勢亦難也

問伊尹太公達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者也若生於漢唐則亦赴舉乎曰若其年少道德未成之時則安知其不或赴舉而及乎道明德立則必不爲此矣程未之就舉亦在少時若在晚年則其不就審矣問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此言何謂曰敬者通貫知行之間故涵養致知皆用敬焉

問朱子曰顏淵死孔子若有財必與爲槨夫貧而厚葬不順理也若與財使之爲槨豈順理耶曰所謂厚葬者事事皆盡美之謂顏淵貧而事事盡美則是不順理也若但有槨而已則不可謂厚葬如或致賻者多自有餘於爲槨則亦可矣况顏淵之於孔子猶父子也孔子之有財卽顏淵之有財也其許爲槨何不順理之有哉

問朱子曰支子自主之祭不必隨宗子而徙其意未詳曰以今觀之則別無支子自主之祭者但古人多與宗族同居而支子各立祠以祭其父母所謂不必隨宗子而徙者疑指此也

問慎獨是已發而未接物乎是已接物乎曰已發而有所慎則雖非身與物接可謂心與物接矣

問曾子易簣初來何以受之曰古者必有大夫賜士之禮故受之耳然此實大夫之簣而非士之簣則已知其不可而用之病中因循未能決去及聞童子之言則始乃斷然命易矣曰童子亦知其不可而言乎曰童子見曾子常以禮自處故知其以士而臥大夫之簣不可也

問大全有天命不囿於物不囿於善等語未知此意曰天命謂理也蓋曰理囿於物而不出則是天命雜矣如此立說固可也至於其理本無不善豈有不囿於善之理也云爾

諸生聚會聽溪堂方議入精舍事坐定先生卽曰學者皆有學問之名而顧無學問之實何故以其所欲有在未能自克故也自今以後吾倍做檢飭之工諸君亦十分做著實功夫無有退轉之意無賈外人之譏其警之也深矣

問頃聞涵養是靜時功夫然朱子以小學爲涵養功夫則踐履之事皆是涵養底事不特靜時功夫曰凡收斂身心皆可謂之涵養故勿論動靜皆謂涵養在踐履則踐履中有涵養矣

因講舍生取義先生問曰有人十日飢餓朝夕且死有強盜給米救死受之則生不受則死其可受乎皆囁嚅未對曰飢餓十日無人顧救則是天致我

於死也天既致我於死而強生苟活之計終受殺越之物是逆天也寧死不可逆天而生

問誠敬寡欲先生曰誠實理之謂敬主一之謂從事於敬則可以寡欲至於誠矣

問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曰對猶相對也上帝無一毫私偽毋不敬則亦無一毫私偽故可以與上帝相對而無愧也

問私吝心在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天職也有一毫踰分之求則是私吝心也

問情與意志皆心之所發而獨曰統性情云者豈以意志皆用事於情出之後而言情則二者亦在其
中故耶曰然洛中之儒多以為性發為情心發為
意歧而論之可歎徒有見聞而全無心上功夫故
如此云爾

汝龍因問劉忠定公能前知來事而且不動心何也
曰元城在謫所時章惇募能殺者一人差轉運使
一家洶洶及到境家人皆涕泣元城猶自若臥宿
鼻息如雷夜半城中鼓聲出家人皆疑以為將殺
公而然已而聞轉運使暴死通諭諸人故也因言
我朝鄭光弼非學問之人亦有可取在謫時京
奴忽到僵于門外氣急不能言家人洶懼以為自
上賜死其奴氣定然後問之則曰金安老已貶黜

矣一家轉懼爲喜時光弼方寢伺其覺以告答而還宿別無喜色其在廢朝時將戮于京繫械至驛亭人以反正告輒泣曰下無導之以正者乃至於此悲夫如此人亦不易得

因季獻彈琴論古樂曰古人以樂治心故學樂與爲學無異矣又問宋時諸先生亦有好樂者否曰宋時古樂已絕矣程子不見其自爲處晦菴則有詩云獨抱瑤琴過玉溪豈不爲而如是哉因語在座者曰雖同聽琴亦有天理人欲之分諸君聽此而心能澄清耶抑不免有些邪穢耶皆對曰心一於此別無邪思曰然則可矣因誦古詩云人心盡如

此天下自和平豈不美哉臨罷吳孝元盛言人有傷於虎事曰凡言語除可戒可法外當一切不談矣如此說話又至於延蔓支離則豈非有害邪

金退夫金公直帶酒來精舍先生亦往坐定汝龍問朱子云人未有耳無聞目無見時夫人自有未發時豈無無聞見時乎曰心雖未發耳目則自有聞見若以無聞見爲未發則人無有無聞見之時雖聖人亦未有未發時矣朱子不云乎費盡功夫養得成癡獸罔兩漢矣

問聖人不思而得却似無意先生曰聖人之心雖與常人異豈曰全無意乎季獻曰聖賢若無意則豈

欲往弗擾之召乎先生曰弗擾之召欲往而止矣然知諸侯無處可合而至於轍環天下則是豈無意者耶

是日在坐者二十人與歌而先生和之因警諸生曰初學功夫爲善去惡而已今日在坐諸君他日皆爲善而無惡則吾之望也諸君勉旃

問使民如承大祭何以云敬以持己也曰如見如承皆行吾之敬故也

質大全疑處曰擔閣擔而閣之閣謂閣筆之閣撒手行步時弄臂也霎時暫時也

問何以則學整齊嚴肅曰從事於九容則可以整齊嚴肅矣安文問曰從事於九容者地位高下可得聞歟曰不作爲而自然皆中規矩則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能如是者可謂聖人

問端坐靜坐危坐不知其分辨伊川端坐終日呂與叔六月中靜坐李先生教人靜坐汝龍疑先賢必危坐而曰端坐靜坐則端靜亦指其危坐也曰危坐則直指其跪坐端坐靜坐則雖非危坐坐以端靜故曰端坐靜坐伊川到寺椅當佛面伊川令轉椅雖椅坐身不搖動則亦可曰端坐矣蓋危坐則可以通稱端坐靜坐而端坐靜坐則未必盡爲危坐也

趙季珍問四端七情之辨先生曰四端亦在七情中而只指其善端言則曰四端兼指善惡言則曰七情退溪四端七情分言之故與奇大升辨論幾至一卷矣然誰能非退溪而是奇公哉是以其游於門下者所見皆如此至於聖學十圖云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其分爲二物明甚蓋理氣元非二物各在一處先儒說無有如此者矣

安文問情有善惡乎曰洛中如朴洞者皆云情無善惡如此者必是不知審幾而專不提省者也若果提省其情則其所發之情豈能皆善乎雖顏子意

則已善而情則有不善之動故曰纔差失便更不萌作

問陸棠何如人曰嘗學於龜山之門肩背竦直容貌端嚴龜山奇之妻以其女後爲建賊范汝爲所得因爲謀首卒死於賊朱子謂敬之賊

至誠惻怛以人言精微恍惚以神言

先生將向臨津出宿于野頭汝龍進謁因請埋神主祝文先生曰頃有求者製給矣因口誦曰先王制禮追遠有限今將未遷不勝愴感此將遷告詞今就潔地奉安先主未訣終天不勝悲感敢以清酌用伸虔告此臨埋告詞

問聞頃者先生云顏子意誠不及於聖人然乎曰然曰愚意以爲於意既無過而心有差失意誠與聖人無異而心正未及聖人也曰知極其至則行亦極其至格致既極其至則意誠心正亦極其至矣蓋顏子格物致知容有一毫未及於聖人者故意誠心正亦皆如此耳

汝龍問去秋先生在西湖時朝士中有以爲時事方急出處進退有不暇顧云者然乎曰或有爲此議者曰時急而進則此亦可進之時豈其所謂不暇顧而進者耶曰此非儒者之論矣然彼云云者猶云雖非行道之時既來都下則可進而救其一分

矣然此乃第二義非第一義也

問祖父同入一麓拜祖時父墓在後心似未安曰勢然也視之以異室可也曰傍親同在一山則墓祭時雖不參祭時或虛拜可乎曰雖四時不必皆拜一年一度不可廢也曰傍親如伯叔父等忌日雖不參祭亦不食肉飲酒乎曰然曰伯叔父兄弟之祭亦可參乎曰參可也

問有服者雖無管絃齊會飲酒則不參可乎曰偶然相值飲酒可也若相約聚會齊坐酬酢之宴則不可參也

質大全疑處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臥草廬者

其理則一未詳其意曰窮達榮辱雖殊在吾自樂之意則同也

問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曰自家心有不利便則不爲其事也退一步謂不爲也

問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是以禮律身也至於父母生辰設宴於其親是以非禮事其親如何曰父母若知當倍悲痛而禁之則不爲可也若父母不禁則何可不爲

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雖散在萬事而性是統體處故曰性者道之形體

諸友各持壺酒聚精舍陪先生賞花酒半先生曰古

人纔別必問做工之多少諸君近來做甚功夫汝龍對曰點檢日用之事但知退尺不知進寸曰稍有操之之工故知其退尺耳若全放過則安知其進退吳孝元曰近日諸友皆有寡過之意

問昨聞顏子格物致知皆未及於聖人未詳此意思意以爲格致誠已至於聖人心正未及矣曰顏子格致誠已及聖人則聖人之格致誠是畫蛇著足矣蓋顏子地位猶未能不思而得則其格致之功安可謂已至於聖人乎

問立志先賢多泛論先生作書立言每每首言此何意曰非立志則萬事不成因問曰欲立志者當何

以用功曰誠則志自立而以敬持之可也

問子罕言利則亦必有時言之矣曰古者利義一後
來利義歧計利則害義亦後世之言也因曰古者
爲善則福爲惡則禍故古人樂於爲善而不樂於
爲惡是利義一也後世爲惡者利爲善者不利故
樂於爲惡而不樂於爲善是利義歧也

問科舉法都變了之意曰自科舉發身則已非自重
之士而爲自售矣然其爲祖父求封諡亦豈可已
耶若以科舉出身而不求封諡是自爲則重而爲
祖父則輕矣蓋伊川以處士進事體自異故曰難
言也

問葉味道問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期終喪不御於
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大功則三月不御於內小功
總麻獨無明文朱先生曰無明文卽當自如矣服
輕故也此義何如曰雖小功總麻卽御於內似未
安因問聞朋友之喪或七日或五日不食肉則白
衣居外寢可乎曰然

問樂意生香曰古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
樹交花蓋亦鳶飛魚躍之意

問交深者在喪則雖不知亡者弔而且哭可乎曰子
夏喪明而曾子哭之若哀其在喪而欲哭之情發
則雖哭無妨

問如以事上京時州官賚行則其可受乎曰名以賚行則似可受而以國法言之則不可受也因言曰不受易也不與爲難李誠甫曰如崔永慶者爲守令則必不與矣曰然

講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汝龍疑君之別子謂之次嫡而爲大宗則其餘若側室子不得爲大宗不遷之位也曰是也

因主人由阼階問曰西尊位而主婦執事由之東則非尊而主人由之未詳其意曰東主位也主人由阼階故主婦以下不得不由西階非所以尊也

問四味曰謂餅麪魚肉而湯則無之余以爲不可無湯故擊蒙要訣教用之矣

問大祭西向立曰古者廟南向位東向故拜者西向厥後仍而不廢矣今位南向則北面拜可也

質大全疑處問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出入者乎曰神有主理主氣之別今此所云主理一邊而言故曰仁者木之神

問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曰大學或問不言各格其物各致其知矣

問裏面衆理之體用曰雖知衆理萬善之本具本明須識得裏面義理之體用各自分曉之意也

問纔祭高祖畢酌獻祔于高祖者而有曰先正位次

祔位蓋祭高祖畢卽祭祔位則祔高祖者乃曾祖之子也子先於父可乎曰祝辭以祔食言則非所謂先父而食也况使人行之則是尤有閒矣
問子貢反築室於場云則廬墓之事古亦有之乎曰大抵弟子行三年喪者不忍離去侍神主所在之側終三年矣子貢則又不忍離去更築室於墓側居三年然後去耳

金公直問師喪或三月五月九月期三年者不食肉不參宴樂而素衣黑帶乎曰然汝龍問何以曰心喪曰內有哀戚之心外無衰麻之服故曰心喪曰爲師之喪聖人不立服何也曰恩義有淺深故不

立一定之服矣曰此意何在曰程子說有之

問時師曰如俗云經師之類又問昧然歸匣曰無祭告而遷祠版故曰昧然

問招魂葬曰死於軍或沒於水不得其屍則以服招魂而葬其服夫是之謂招魂葬然非禮矣

問冠時長子則西向衆子則南向南向主壁何以長子則西向衆子則南向曰東主位故長子西向南向雖主壁位實則空處然冠者南向所以尊之也
問有先人之禮曰此婚禮自先人所行之禮也

問教師仰食於人曰古有如此事或聚徒教學弟子合而饋師

因尹文伯葬母事先生曰古人發引時以晝不以夜故或日食而見星則卽駐柩不行今人雖近地必夜行不知其何故而然耳

往會尹文伯母葬以簡問于先生曰妻之喪夫爲主則神主何以書祝辭亦何以爲稱答曰神主宜書故室某鄉某氏無旁註可也祝則宜稱夫某告于故室某鄉某氏但題主祝改伏惟尊靈作惟靈質大全疑處問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未有以相君臣者何也曰宋魏之君功德不相上下故彼不敢以臣此此不能以君彼

先生以餽召汝龍與安丈因問漢原廟之制曰原謂再也既有宗廟又有廟故曰原廟如今之文昭殿是也但漢原廟則各爲廟其制自惠帝叔孫通始矣有一生問枉死市叔孫通曰此乃忿罵之辭通本無枉死事

金子張兄弟來謁因問庶叔某某日已葬然服則甚重不食肉何以爲限乎曰踰月而葬禮也雖葬於一朔之內食肉則以此爲限可也

與吳孝元俞淑夫金子張等七人同學聖學輯要講至天命之謂性先生曰天命率性則無容人爲至修道處方有功夫也

問或橫或豎曰一言而該盡體用乃橫說累言而只

論一端乃豎說也

問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則都指人而言曰本性命而言則不得不推原其本故第一節竝言人物大抵書本爲人故自道也者以下都指人矣

問自戒懼而約之戒懼既是未發未發中又有至靜乎曰戒懼只是涵養之意自學者言則初來致中必多未至故約之以至於至靜云爾非謂靜中又有至靜也

問斷置自易曰宋時有強盜之羣計欲取司馬溫公爲黨首溫公之友見溫公謂曰吾聞強盜之羣計欲取公甚以爲憂溫公答曰此事不難只死而已

何難之有此溫公斷置自易處也

問橫陽之命曰韓成初爲橫陽君故云又問鼎貴曰謂忽貴也

問胡部曰未詳意胡樂也又問上林侈矣曰侈謂富盛也又問懟筆曰謂憤筆也又問廢春秋自北面曰王安石厭三傳之煩而遂廢春秋之學推尊師之義而謂人主可以北面事其臣蓋皆言其病痛也

往精舍與諸友旅謁汝龍問易有太極易字指理而言乎指氣而言乎曰指氣之變易而言於此亦可見理氣之不可歧也其釋當曰於陰陽變易之中

有太極之理是生兩儀云爾

問鬼神合其吉凶曰卜而聽吉凶於鬼神聖人之知其吉凶與鬼神合也又問既云陰與陽柔與剛則當云義與仁何以云仁與義曰此由統體而言爾因講四端不言信曰先賢之書不可率易增添林隱程氏謂誠實之心信之端仁義禮智之心既是誠實之理便所謂信也豈別有誠實之心乎孟子之不云必有以也退溪將林隱此語載於聖學十圖吾意則恐不可也

因講始則不知愛物克之以至好殺曰吾少時著木屐行泥濘處初來持心甚謹猶恐泥汙於足一蹶陷泥之後踏泥自安為惡之人亦如是也可不謹於始乎

因講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以生原二字學者之見每誤矣因出與牛溪答問理氣論辨一冊示之曰見此則可以知矣汝龍請傳錄以來

問保明津送曰保明如今保單子津送謂使人率去又問幾分曰如今講經計畫之意

問斷流而為忍曰如今父子夫婦之間多以斷而終至於忍又問之善之惡皆志之說曰志者心之所之雖為惡之事其心必有所之以此而言則亦不可謂非志也

因講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之說曰如桓文之事固爲天下而爲之是非公天下事乎然原其心皆出於私意如唐太宗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亦皆未免私意

因論神仙之說汝龍問朱先生發揮參同契者何意曰屈原傷時而離騷之卒章有登仙之語朱子晚遭僞學之禍有此意思當時弟子之言亦有此意曰然則何以不明言其意耶曰居今之世傷時之說不可明言也註楚辭亦此意但參同契序曰空同道士鄒訢未知此意

問不用某許多功夫曰聖人格致功夫已至故曰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如云見不到聖賢意思也朱子平生用功於大學至矣他書則雖不甚用功便無疑意大學則改而又改至於臨沒而後已故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問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未知此意曰別無他意只明其理氣不相離而已

問輯要所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似未明白曰尊德性是居敬博學於文是窮理約之以禮是力行而但約禮於力行意似未足

問一貞八悔曰以內卦爲貞以外卦爲悔內卦乾也而外卦則變爲八故一卦皆含八卦是以爲六十

四卦也問僂句成欺曰僂句寶龜名本以所出地名之左傳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卜信與僭僭吉後季平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引此蓋言術數之非

問七分之貌曰程子作易傳曰此乃七分之書謂十分內所說只七分其餘三分則在人自得云爾門人張繹祭之曰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此蓋用其語此謂七分之貌者謂程正思體貌柔弱而中之所存至剛故曰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

問一每生二不假絲毫智力曰謂若以智力爲之則必須以己意安排此則自然推上去自住不得也又問繫辭何因而成曰因其象而成之又問象則見而知之矣厥初何以知其理而名之以理也曰聖人以爲陰陽動靜既如是必有所主宰而使之然者矣

問七情各分屬四德似不相合曰喜怒哀樂欲則屬於仁怒惡懼則屬於義亦似乎得但若分屬則不可得蓋仁義乃四德之綱而禮智就仁義上節文是非者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先儒有以愛屬乎禮欲屬乎智者而哀懼則棄之恐非

問五行質先生乎氣先生乎曰氣生於兩儀未立之前質成於天地已分之後

金子張問人心感於善則淺感於惡則深何也曰常人之心以其氣稟物欲之查滓在裏面相感故所感於惡者爲深矣

吳仲老問與兄同居兄若不爲晨謁弟可獨行乎曰理當委曲陳達而兄若終不行則不可獨行也朔望則雖獨行可矣

問瘞重曰重古者鑿木爲之猶今之塊帛也謂之重者以其有極而又有此鑿木也

問宋高宗何以不請欽宗梓宮乎曰金人議欲立欽宗於汴以北故欽宗生時高宗嫌而不請及其死後因循放過矣仍曰春秋之義一事有狄道則待以夷狄如高宗者旣已稱臣於夷狄豈可許以正統乎黃牧使固執偏見不信吾言不知其意矣又問繳奏曰謂詔下而不施行繳而奏之也

先生以晦齋大學或問補遺一卷許覽曰博引古書殊無正釋經文之意

問心性二用曰蓋以心性爲有二用也曰理氣互發之說始出退溪耶曰黃勉齋亦有此言矣曰此先賢必有所見而言然理發之說百爾思之未得其意曰不知其何以言也

問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曰厲王奔虢二相周召共政
謂之共和宣王立有志於政而共和罷矣

問真元之氣浩然之氣曰真元浩然本非二氣而以
道義養之則為浩然之氣只保養血氣則為真元
之氣也故輯要養氣章專論善養仁義之心而終
之以養浩然之氣矣蓋以道義善養仁義之心則
浩然之氣自生而真元之保養亦在其中矣故善
養仁義之心者兼養真元之氣只養真元之氣者
未必善養仁義之心也

問先生每言宋高宗不可以與正統然朱先生以不
遷之位言之何也曰余所言萬世之公論也朱子
所言一時之公論也以一國言則雖純為夷狄者
可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以萬世言則在春秋時
雖中國之君而一行夷狄之禮則以夷狄待之况
高宗以中國之天子稱臣於夷狄豈有夷狄之臣
而主萬古之正統乎有人云高宗之稱臣假也非
真也此言非是君臣之間不可以假為故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此言非有志於學問者必不能信得
及矣近者申普金礫一言領悟也

問朱子大全昏禮迎壻有女尊長出迎之文意不必
女父也曰非女父而有主昏者則可以為之既無
主昏者而女父兼尊長則女父為之可也其所謂

女尊長者似必有為而言

問有服者著白笠何如曰古人雖弔不以玄冠况有服乎頃見華人著白巾而食肉者問之乃有服者今日見洪萬戶俊以大功服著白笠而來見之不至駭怪若成習則著之何害曰有官者恐未安曰私居服之何害

因言盧相為大憲時有衣服之禁余知相業之不盛笠制衣袖見譏於人久矣何關於時政而禁之乎又問許公曄自以為擔當學問乎曰自以為擔當矣金子張曰趙季珍往許公前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曰若切親至官府使主倅請來則如何

許公曰往見是亦公事也其言何如曰所見如此故其行事如彼汝龍問其學無乃有源流乎曰花潭有與者則雖不宜之饋皆受無與者則飢坐累日亦不求於人此似禪道是許之所從來也

問程子為上元主簿時脯龍之事曰有龍作怪程子捕而脯之曰神龍人可捕乎曰其龍必非神龍若神龍則焉能捕乎

問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先生指示案上冊曰以冊言則此冊乃體裏面許多聖賢之言用也又問以形而上者言則冲漠為體發於事物為用夫形而上者只是冲漠

而已何以復指發於事物爲用耶曰以孝言則必不終日夜事親未事親前冲漠也方事親時發於事物也

問牛溪東西論議與先生脗合乎曰大槩所見相似而當初是非與我不同我以東爲非牛溪以西爲非敢問牛溪之見曰其意以爲沈某抑金某之清顯此乃私心也余意以爲如尹元衡李樑輩則固不可以避嫌而放過矣今沈某雖非清謹之類亦一凡人也則置而不論可也金某乃不避嫌攻之不巳終至於士林不靖國體虧損此非東之過乎乙亥年間余在朝謂曰當初則其過在東而今年

則西之過也衆口同是余言而今則當初非東之一節隱而不論云可歎然使牛溪處置則必與我相合矣大抵今番所用人物皆前輩所棄而反不如前輩者則豈能服人心哉

問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曰謂一分近而三分遠也

金子張問慾萌於中知而窒之後有復萌者或有不萌者慾之輕重分數有異何也曰譬如除草窒不復萌者去其根者也窒而復萌者以土覆之者也以土覆者姑似除去而不久復萌矣顏子之不貳去其根者也劉元城雖未及顏子而被謫去時以

爲將父母遺體矢不犯色而來厥後三十年在謫
色心不復萌作矣

問道學之名始於何代耶先生曰始於宋朝道學本
在人倫之內故於人倫盡其理則是乃道學也但
不知道而暗合者是習而不察者也大抵知道然
後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不知道雖有一段忠孝
豈能所行皆合於道乎

問我 朝學問亦始於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然權
近入學圖似齟齬鄭圃隱號爲理學之祖而以余
觀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則道學自趙靜
菴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樣已成矣然退陶似

遵行聖賢言語者而不見其有自見處花潭則有
所見而見其一隅者也

問羅欽順薛瑄王守仁之學曰羅欽順拔萃人物而
所見少差薛瑄雖無自見處而可謂賢者也王守
仁則以謂朱子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其學可
知而 中朝至乃從祀於聖廟云 中朝之學可
知

問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陽氣未生之時陽之理何
所具乎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因示硯家曰
此硯家未造前非無硯家之理故造成之後卽有
此理矣

問天地有定性之說曰人之性則修之者為賢為聖
汨之者為愚為不肖天地草木則不能推移而有
定性矣又問以寒暑之失時災傷之不正觀之則
天地亦似無定性曰寒暑失時災傷不正是乃氣
數人為所致豈天地之本性哉

問食色臭味亦天性則食色臭味之欲發於何性也
曰七情中愛欲皆發於仁之性

問鳶飛魚躍與勿忘勿助之意同曰思而又思然後
問可也曰此不用力之意乎曰謂之勿忘則豈專
為不用力之意耶

問復所以見天地之心曰當春夏之時萬物發養則
將何所據而見其心乎故於動之端乃見所謂天
地之心譬如人之仁心於初發時可見及其博施
濟眾之時其仁固盛而反有難見者矣

問無是餒也曰無是之是指浩然之氣也餒一身之
氣不充體也如云若無浩然之氣則雖欲行道義
一身無氣如飢乏然也若道義則是本有之物豈
有飢乏之時乎

問漢時用人必試於郡縣然後登進其賢者能者於
朝以今觀之有吏才者不足於京任有名於京職
者不足於一縣其故何歟曰漢時郡縣非如今之
郡縣一郡如今之一道矣大抵人品各異如蔣瓌

能治全蜀而不能治一邑自今視之爲憲長時與人無異任一道一縣則反不能及人又有能於一道一邑而不能成形於臺閣者不可以一槩論也問前日先生云鳶魚之飛躍與勿忘勿助同意汝龍思而終不得其意敢請曰鳶魚飛躍是天理流行也勿忘勿助則天理亦流行矣

以上
己卯

